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七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父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 嗟○嗟

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

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 抱負不少

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巳前謝兄

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

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

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

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又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

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
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
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
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
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
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
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

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
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或云陳
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
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
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冒頓與王黃趙
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
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
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
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
望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

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
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
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
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
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
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
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
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
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嘗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我於君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呂太后多立

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
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
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
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
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
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畱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梁項等起諸將狥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齷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

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
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
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
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
公喜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
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
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
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
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
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
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
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
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

收取滎陽據倉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差 差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時、田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乃烹酈生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

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
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
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
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
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
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

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

遂立爲王後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
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
前數月張耳大怒〔胡說甚〕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
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
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
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是是〕
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
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

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
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
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
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
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
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
有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
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
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
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
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
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

騎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爲關内侯號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

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

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
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倔强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
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
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
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
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
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
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
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

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

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
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
少主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君
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
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
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
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
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家焉賈

有五子、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
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
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
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
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
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
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
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

臣聞儒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
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
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
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
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
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
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大是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illegible]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illegible]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

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

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擧、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

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生曰不賛韓長孺賛壺遂異哉此韓長孺所以爲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與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

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纍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

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徃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强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道
為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
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徃見王長君必能為
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即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
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為長
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
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
長君危於累卵故為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為之奈何

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入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

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凉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凉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

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

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刦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刦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遠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

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五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爲八龍緄其一也彧即緄子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决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領兗州牧以彧爲鎮東將軍操征

陶謙任彧畱事、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使告彧曰、
呂將軍來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彧知邈爲亂、即
馳告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
史郭貢帥衆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彧、惇等皆曰、君一州
鎮也、不可輕往、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
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貢果見彧無懼意
遂引去、彧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
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彧謂昱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
東阿、卒完三城、彧之謀也、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

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
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也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
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
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
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
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攻陶謙阬殺男女數萬口于泗
種　毒
水水爲不流操又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
祚　安　得　長
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

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幷河朔天下畏其彊操

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爾彧見操操以書示之彧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外寛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持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

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彊其何能為操乃悅彧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

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為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

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

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河上紹遇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為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事操

軍至濡須彧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明年操遂爲魏公魏氏春秋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彧德行周備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自耳目所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嘗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

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
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
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
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
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
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
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
言、彧無對、操以此恨彧、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
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
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彧婚之日、衡之沒

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將有過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彧以閹豎用事四海屛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彧子粲字奉倩何劭爲之傳粲常論其父彧不如從兄攸蓋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彧旣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脚船專欲

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彧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彧奇有之不足爲彧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

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爲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

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
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
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
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
又恃袁術，若縱横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
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既戰敗，退而固守，攻之
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
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
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援白

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
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
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
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莧銳而輕敵可
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
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操欲
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
多以爲表强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
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
衆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摶怨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

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傕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内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

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

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强曹弱今又與曹爲仇詡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强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操操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

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
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建
安十三年操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
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
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
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
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
已操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
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
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

也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
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
大笑太子遂定詡思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
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簒位以詡為太尉丕問
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
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
德而候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
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
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
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

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虔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
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
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
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勑范方若岱
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
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
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
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至瓚已大為紹所破矣曹
公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
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

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或謂昱
宜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
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
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
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
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
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氾嶷已在范、允乃
見嶷、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絶倉亭津、陳
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悉屬吏民拒城
堅守矣、卒完三城以待曹、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

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曹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蟲起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曹連和欲使曹公遣家居鄴曹公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言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願將軍更慮之公乃止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

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其後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

遂去之先是穎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曹公與荀彧書
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
之彧薦嘉遂召見公曰使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
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
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
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雖兵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
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
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公
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

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鬭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嘉後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

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從
定鄴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備襲許嘉曰
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
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
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
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
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
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
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
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

燬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曹公謂人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遂不起

董昭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城孫伉等爲應檄到即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

天下之英雄也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未爲深分楊於是通曹上事并表薦焉昭又爲曹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曹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援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令將軍爲内主吾爲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其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
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令孤來此當施何計
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
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
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
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
耳聞其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且鎮
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
都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奉為

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公曰善卽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卽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

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定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介父侍人素諂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至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

漁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强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覘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

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將將精兵數千嘩即乘寶馬
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衆皆叩頭開
門內嘩推嘩爲主嘩視漢室漸微巳爲支屬不欲擁兵遂
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時兵强於江淮之間孫策
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乆
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
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外內盡賀而嘩獨否勳問其故對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則兵疲於
外而國內虚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
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曹嘩與

蔣濟等亦皆以楊州名士爲曹所徵時廬江界有山賊衆
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
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强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
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
誅先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
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策後征張魯
轉曄爲主簿旣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
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
督後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
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因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强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兵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欲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

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王肆又進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後蜀兵旣卻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内皆聞之而内爲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隷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

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旣大敗劉備果内不順如肆言文帝復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帝

問權當自來不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駐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囷與瑜瑜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

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旣而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并力備隨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

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乞肅自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不肯、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衆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來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

之事、空相鬪讐、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自干命
乎、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
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
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
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
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
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
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
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濟乎、羽無以荅、備乃割湘
水爲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爲舉哀臨葬、諸葛亮亦

爲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
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
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
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
諸葛亮在臨烝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天人
去就已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
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
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大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溢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尒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

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於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國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飮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益

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絶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為松稱説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遂説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乃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户説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内

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
人或謂諸葛亮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
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
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耶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
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
入心常凜凜故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
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
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偪故耳今
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

亮之高妙正在於此

妙人妙人

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既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五 終

七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髪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

李生同

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

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

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尒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與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

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

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暐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

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

見堅不齊事空猛死而遂失也　節節

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

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宜且
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
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
偃○旗○息○鼓○肅○然○前○後○際○斷○
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
眞○羌○賊○也○
尒將軍於郡將尚尒況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
而誓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
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
以○鬪○為○戲○怪○哉○
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
玩○侮○豪○傑○恍○惚○　濮
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

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
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
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
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
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
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
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昔
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
冲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暐

祖

不濟甚

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强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淸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

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何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

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
更畀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
則向論殺得無寃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
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
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令賴
天之靈發悟陛下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
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
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
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
居元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

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玄宗即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召至帝方獵渭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懽甚既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

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
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
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
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
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
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
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
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二月甲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慎校吏部尚書兼黄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内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

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諠譁不止帝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

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乂之、崇還宰政、因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頲、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歲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崇

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熟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崇崇應荅如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始為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即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

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于是出說相州及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恊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殁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張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礱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殁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删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

引及同列稍輕之出爲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

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即馳召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勑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奬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輭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尒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輭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為小友。嘗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

之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誰能定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

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
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
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
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
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
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
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强詔食肉
爲娶朔方故畱後李暐甥婚日勑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
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授澧朗峽
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李懷光叛

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
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
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既凋耗
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
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
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
閤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又白罷

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説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風上行竹

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旣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

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倓之心也、上謂泌曰、
苟當時要由此
張良娣祖母、昭成大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
一着免後來多少禍患
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
旣可即位天子亦可冊
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晩歲月之間耳、
立東宮甚矣名義之害人國也
至德二載、帝又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令
如此則建寧自不安矣
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
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
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耶、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
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先生深
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

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
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
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
上怒、賜倓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
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
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俶曰、先生去、
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
亦何能為、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
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
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

尤差

○如○此○昏○主○泌可過望之乎

○遅○了○

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辨臣安得言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

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早立之可

奸甚

轉奸尤甚

透心

又轉得好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泌言及。泌求歸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

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
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
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
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郜國肅宗之女適駙
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
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
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
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
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
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

王今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氣詞）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
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
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
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此緩詞亦甚好）
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尤緩得好）
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緩激入得好）
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
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詞雖緩從旁門入妙哉）
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

不得不吐實矣

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

提綫絲綿入不覺痛髓

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衙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

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大言）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妙妙）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可悲）閒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

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上嘗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淸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反覆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至極之談）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賫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其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又大言真快哉）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

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

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

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乃梟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弃妻子而從之者殆二

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栁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

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鞫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

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

不言鬼神

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郵有祠請勑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絶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賊收其餘

衆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亦戀巢穴耳，不戀晨昏也。

時德宗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世，泌居蓬萊書院，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

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陜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陜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陜城三面縣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陜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偕行

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

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

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
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
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
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
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
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
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
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
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

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來了）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老賊真善逢君妙妙妙）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不覺入其彀中矣）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果來了）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又大言）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

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絶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

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

巳狗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

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
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
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
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
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
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
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
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不
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
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

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然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

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
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
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
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
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
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
以爲回紇不足怨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
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
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
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

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

所以勸力本宰相薨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

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
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
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
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為
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
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
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
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
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樞密張
耆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

如是不得耳
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簡復相初
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
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
欲投渙頼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
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
以夷簡爲忠郭后一向憑恃太后頗驕横上所幸尚美人
嘗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遂
安得不廢
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
亦是正論
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
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鐶大呼

有詔夷簡諭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頷之文應乃命氈車即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可○伶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

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瀆

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

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

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

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

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

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

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

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丸城郢

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

建北京識者韙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薨上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眷荷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

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歿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廸與呂同相廸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

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廸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廸父子不悟、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既而呂在告、獨廸奏與、久之廸忘其實、反謂呂私燕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之出、爲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

推治無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景祐
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仍復
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
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淹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略
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曏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
乃命奬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
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
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
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
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

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
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
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楊州而仲淹不問慶曆三年夷
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
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
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
思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
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
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
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聽請

無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

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尓、仲淹經略西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權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李生曰夷簡若遇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